



血滴子●系列

台灣●独孤红著

豪

門

游

龍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血滴子系列·第一部

豪门游龙

二

台湾·独孤红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第十三章 潜 龙 令

中凤不禁又睁大了一双妙目直向前面席次看看，扬着一双粉妆玉琢的耳朵，出神的听着，脸上又露出深深的酒涡来，再也舍不得离开，直到饭罢送客出厅，才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笑着走出来。想不到见面一谈，不但对付程子云是出于羹尧和雍王的预定计划，连自己举家北上，羹尧也早已知道，所以才迎出崇文门去，不由惊得呆了，直看着两人半晌不语。雍王忙将羹尧近来布置，略微说了一个大略，中凤才恍然大悟，秀眉微蹙，看着羹尧方淡淡的笑道：“年爷这也算是长才初展，牛刀小试呢，这不完全是古兵法的用间之道吗？”

正说着，一个护院把式打扮的人，上来单膝一屈先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小人万良叩见年二爷，禀年爷，那郝四已经逃跑咧。”

雍王不禁一怔，羹尧长眉一耸冷笑道：“好！现在什么时候了？该谁看守？”

那万良惶恐道：“现在已是戌末亥初光景，小人原遵二爷吩咐，命本府十二位护院把式分十二班看守，每班一人，隔一个时辰换班，现在正该姜勇的班。”

羹尧脸色一沉道：“既是姜勇的班，可着他来见我。”

万良又请了一个安道：“姜勇现已知过，正在前面听候发落，小人就教他来便了。”

说罢立刻转身下去，羹尧沉着脸，转向雍王躬身道：“羹尧深知道姜勇乃系王爷乳媪之子，不过立法之始，如稍玩徇，以后威信便难树

立了，还望王爷明决才好。”

雍王正色道：“小弟久已说过府内府外各事均托二哥全权处理，你为什么又说起这话来？难道还对小弟有什么信不过的地方吗？慢说他母亲决无法左右此事，便是母妃有什么话说，小弟也当身任其咎，决无令二哥为难之理，还望一切放手做去，不必多所顾忌才好。”

说着，那万良已经押着一个少年汉子上来请安道：“稟年二爷，姜勇已经带到，不过此事还望二爷从宽发落，不但姜勇感恩，便他母亲也感恩不尽。”

姜勇连忙叩头道：“小人不敢抵赖，郝四实在是小人看守的，不过他托言大解，从茅厕上翻墙出去，小人并不知情，还求二爷饶过这一次，下次小人再也不敢大意了。”

羹尧铁青着脸色，冷笑道：“你曾领过我命吗？”

姜勇伏地答应道：“小人领过二爷之命，但求二爷开恩，从宽发落。”

羹尧又冷笑道：“你既曾领我命，就应该记得我吩咐的话；可速背来。”

姜勇一闻此言，不禁浑身抖颤，连连叩头道：“小人记得：‘勿罔职守，致令全局皆败者处死，有意无意走漏风声者处死，徇私通敌者处死……’。”

羹尧不等说完，倏然双眉直竖向万良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是这一队小队长，可取那三般法典伺候。”

那万良也跪下叩头道：“姜勇犯规自应处死，不过他乃王爷乳母之子，还请格外成全。”

那姜勇不禁被万良一言提醒，又向雍王叩头道：“奴才虽然该死万分，还请王爷和年二爷俯念奴才母亲只生奴才一人，格外开恩，暂留一命。”

说罢叩头如捣蒜，哀求不已。

雍王把脸色一沉道：“此事我已全托年二爷办理，你既犯他条规，我也无法救得，至于你母亲，将来我自另眼看待便了！”

说罢又看着万良厉声道：“你有多大胆子，竟敢对年二爷抗不遵命，是不是也打算尝尝那三般法典的滋味？”

万良无奈，只得叩头道：“王爷息怒，奴才遵命就是。”

说着又叩了一个头，站起来飞步出去，取来一个一尺来长、三寸来宽的紫檀木匣来，双手托着，右腿单膝一跪道：“法典业已取来，请王爷年二爷当面验看。”

说着两手一沉，将木匣打开，里面却是一把七寸来长的匕首，一条尺许长的丝绳，一头拴着一根三寸来长、指头粗细的小木棍儿，一粒钮扣大小的红色丸药。

羹尧向那三物看了一看道：“这厮如此惜命，刀药两项，料他自己决难下手，可依领命之时誓言，用丝绳绞死便了。”

万良又叩了一个头，放下木匣取出匣中丝绳向姜勇道：“姜大哥，还不谢过王爷和年二爷吗？”

那姜勇已经吓得瘫痪在地下，哪还说得出话来。这时厅上鸦雀无声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。万良持绳向前一步，两腿向他胸上一骑，一手托起脑袋，把那条丝绳向项下一绕，两根小木棍合在一处，慢慢绞着。半晌之后，姜勇受刑不过，双睛突出，手足齐动，万良忙用两膝向他肋下一抵，手中一紧，只听得腹中唔噜一响，下气泄出，登时气绝，万良右手丝绳一松，少停片刻，二次又将丝绳绞紧，如此三绞三放，姜勇的脸色已作青紫色，舌头伸出寸许，口角也泛血沫，这才收绳归匣，又单膝一屈道：“禀王爷和年二爷，姜勇业已气绝，还请验刑。”

羹尧把头一点道：“姜勇既已身死，可速将尸首搭下去，从丰棺敛，对外不许声张。”

说罢，又向雍王道：“我知郝四既经逃出府去，必欲以十四王爷府作遁逃藪，此刻一定在中途，但他因犯夜潜逃，决不敢走大路，定从附近小胡同绕出去，先在一个地方落脚。此人必须除去，如果任其逃入十四王爷府，不但李飞龙夫妇立败，今后更有若干不利之处，那为害就更大了。”

雍王点头道：“这个奴才决不能纵令逃去，否则不但为害甚大，也不足以遏止反侧。不过，二哥方才为什么不急其所急呢？”

羹尧笑道：“我不是已经说过，他决不敢走大路迳往十四王爷府，先要在一个方落脚吗？如今只要差一人去，便可手到擒来，不过我知

郝四略识武技，平常把式前去，必须交手，一旦惊动邻舍，和堆子上驻守兵丁，虽不怕什么到底不好。”

说罢不禁沉吟，中凤人虽也在厅上，自审问姜勇开始，便一直默然，一声不响，有时并将秀眉微蹙，似有所思，一见羹尧踌躇，连忙笑道：“这是我那二哥最优为的事，既有确定地方，为什么不教他去一趟，也值得这样思索吗？”

羹尧也笑道：“二哥新来乍到，而且京城地势也不很熟，这事怎好烦他呢？”

正说着，忽听屏后有人笑道：“我虽新来乍到，如果有事，只要王爷和年爷下委，自信还可以做得来。到底是件什么事，能先见告吗？”

说罢，云中燕已从屏后缓步走出，先向雍王羹尧见礼之后，又笑向中凤道：“你为什么在前面这么久不到后面去？老爷子有点不大放心，所以教我来看看。方才你举荐我的是什么差事，为什么年爷又不让去，你能告诉我吗？”

中凤嗔道：“老爷子这也就奇咧，我这么大一个人，难道还怕丢？眼巴巴的又着你寻。我猜这一定又是你弄的鬼，也许不放心那怪物究竟是个什么路数，所以在他老人家面前托言寻我，藉口好到这里来一趟，对不对？不过你已来迟了，那怪物已被年爷教训一顿，夹着尾巴跑咧。”

中燕笑道：“我对那怪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凭他那份德行，教年爷教训一顿撵走，这是意中的事，又有什么稀奇？我要问的，是适才你为什么又和王爷年爷提起我来，你能告诉我吗？”

中凤道：“你偏没猜对，年爷教训他一顿是不错，可没让他丢人也未撵走，人家是好好请进来，还是好好走的。”

说着，又把适才的事约略一说，笑道：“你那劳什子血滴子，不是越练越有趣吗？如今既有这绝好的机会，何不就拿郝四这打算卖主求荣的奴才试一试手法呢？”

中燕看了雍王和羹尧一眼道：“如果您两位有令，只要能说出地方，和那奴才的年貌，我倒真打算试一试，包管一点不废事将那奴才首级取来，而且决不会替该管地面留下麻烦”不过如要捉活的，可就稍微

要费点劲了。”

羹尧道：“我对这奴才倒不一定要捉活的，只要能做得机密，便将尸身化去，只带首级回来也无妨，二哥如愿一试，他此刻必在这府后东侧第三条胡同第二家，那个私娼小香瓜家里藏着，不到天明，决不会离开那里，此刻也许正和那小香瓜姑娘在玩纸牌，再迟一会就睡了。”

雍王不由诧异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得这等详细？难道已经有人来报告过了吗？”

羹尧摇头道：“我自入晚以来除去找那程子云而外，便一直没有离开此地，哪里会有人来报告？这不过是平日事事留心，所以一经出事便不难推断了。”

说着，又对中燕将郝四年貌详细说了。中燕听清之后笑道：“王爷，年爷且请稍坐，我去换换衣服就来。”

说着，举步便又向后园而去，中凤笑向羹尧道：“年爷，您说了半天，原来也只是推断而已，如若所推想的万一不实，岂不有误大事吗？”

羹尧笑道：“女侠放心，那是决不会的，您如不信，我一说原委您便知道了。”

说罢，又向雍王道：“我自蒙王爷以重任相付以后，对于府中各人，都有一本详细的手摺，把他们平日为人嗜好甚至往来戚友全记在上面。对于这郝四，因为他迭次犯过，又屡戒不悛，所以分外留神。我知他在这北京城里，并无远亲近戚，也无极相知的朋友，只有这小香瓜是他日常往来的姘妇。并且知道，那小香瓜虽然是个女人，却是一家好赌，非此不乐，每天晚上总有一桌纸牌，不到深夜不散。那郝四从这里逃出去，一则怕我差人拿他，二则又怕犯夜被巡城御史捉住当街受责，而且要从此地到十四王府，非经几处堆子不可。就算他逃出去较早，也决不能赶在宵禁之前。他如果要逃到那里，必须等到明天早上才行。在这个时候，只有在那私娼家里住宿，所以我才作如此断定。”

说着又向中凤笑道：“女侠，您以为鄙见如何？”

中凤不禁抿嘴一笑道：“您年二爷说的，还能没有道理吗？难怪您说，对这北京城里的事已如掌上观纹，原来您已经把各人的举止行动全记到手摺上咧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不也透着够麻烦的吗？”

羹尧道：“麻烦那当然难免，不过平日多麻烦一点，到了要用的时候，只一查便得咧。要不然今天我能够知道郝四藏在那儿吗？”

雍王连忙点头道：“二哥这话确有道理，这和用兵一样，如不能知己知彼，决不能百战百胜。”

正说着，微风飒然，眼前烛影一晃，忽然身边多出一个浑身上下一黑如墨的人来，雍王羹尧心方一惊，中风已经叫道：“二哥，你为什么一声不响，就换上这套行头跳进来，不惊了王爷和年爷吗？”

那黑人一笑，一面揭下面具，一面向雍王和羹尧道：“您两位别见怪，我只来告辞一声，这便去咧。”

雍王和羹尧向中燕身上一看，原来却是一身黑油绸制成的夜行衣靠，背插长剑，腰佩革囊之外，头上却多了一个黑油绸子做的软套子，连头带脸一齐罩住，只留两只眼睛在外面，所以乍看便如一个黑人一般，不由均各拊掌大笑。中燕又将去路详细问明，把手一拱笑道：“王爷，年爷，您两位再请稍待，我至多半个时辰便回来咧。”

说罢，一手拉下面具，步出厅外，一跃登屋，在那半弯下弦月色之下，辨明方向，按着羹尧所说的道路，便似一溜轻烟一般，直向府后而去。不多会便到了东侧第三条胡同，以手加额远远一看，果见第二家院落里面，略有微弱灯光射出，便又飞纵过去，一看灯在东间，忙将身子挂在屋檐下，使了一个倒卷帘的架式，就窗隙向屋内看去。只见室内除了门户人家应有陈设而外，中间斜放着一张方桌，四面坐具和桌上，一副纸牌均未收去。炕上下着两幅青布帐帷，靠着炕侧，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矮胖妇人，头上高高的梳了个把子头，扁扁一个大脸，却厚厚的涂上了一层脂粉，倒是有红有白，只是涂得太厚了，大约晚妆又有了时间，所以额上腮际，已经剥落了好多，全露出紫黑色的本来面目来，再加上一双浓眉，画得像两把刀一样，两只金鱼眼完全凸在外面，高高的颧骨，鼻梁又塌下去，一张大嘴，满涂了胭脂，就好像才吃了死孩子的野狗一样，简直红得吓人，不由暗笑，这分明是一只母夜叉，哪里配称什么小香瓜。正想着，那郝四不知藏在哪儿，猛听那妇人一面脱着身上的一件紫绸大棉袄，一面笑骂道：“我把你这死王八，好好的梭湖儿不多玩两牌，却尽管催着要散局，大

概又有点猴急，要摆布老娘呢。他妈的，你许的戒子裙子要不给我，看老娘有得饶你才怪。”

接着那床帷一掀，露出一张黑漆漆的大麻脸来，支着一口黄牙裂嘴大笑道：“戒子裙子都是现成，就怕你没有这个本领来取。”

接着又道：“是我要催你散局的吗？谁教你把一只脚放在我大腿上，只管勾来勾去咧？”

那妇人呼的一声，把那件脱下的紫绸棉袄一扔，霍的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笑骂了一句不知什么便待向炕上钻去。中燕一见那张麻脸正是羹尧所说的郝四，连忙一个夜叉探海，从房上倒窜下来，身子轻轻一翻，落在窗前，用手指在窗上弹了两下，低道：“小香瓜，那姓郝的驴球今天来了没有？要是那驴球没有来，我这里有五两银子，咱们是现钱买现货，您将就陪我一宿好不好？”

室内的小香瓜，闻言不由一怔道：“你是谁？对你老娘胡说什么？更深半夜，为什么跑到人家家里来……”

中燕不等说完又冷笑道：“小香瓜，你他妈的跟那驴球好上了便反脸不认人呢。老子的口音你听不出吗？老实说，老子有的是银子，就专要斗一斗那姓郝的驴球。”

那郝四闻言，不由大吼一声，一掀帷帐，从炕上直跳下来，也顾不得天气寒冷，精赤着上身，只穿着一条裤子便从房里抢出来，大喝道：“你是他妈的什么东西变的，敢到你郝四爷这里来卖弄银子？老子今天要不宰了你也不算是好汉！”

中燕笑道：“你本来是一只癞头龟，只配当缩头王八，还充什么好汉？老实说，老子要斗的就是你，你真要够朋友，咱们到门外来说，别吓了人家娘儿们。”

郝四这时已从外间一掀门，向院落里跳出来。中燕又冷笑一声，一跃纵上了右边院墙，把手一招道：“郝四，你不是有两手狗儿刨吗？咱们到外面来试试，你要赢了，老子便拍腿走路，小香瓜算是你的，假如你输了，对不起，老子可得也痛快痛快咧！”

郝四闻言，料得是附近的小混混存心来和自己捣乱，不由愈怒，不管好歹，也向墙上纵来。中燕一闪又纵向墙外那条胡同里，掉头便跑，

一面暗摘腰下革囊在手。那郝四一见来人已逃，那里肯舍，竟一路赶将下来。中燕暗中计算，等他来得较近，猛一转身，右手一扬，只听得呛啷啷铁练连响，那具革囊便似一顶瓜皮帽一般，向郝四当头罩个正着，接着，手使巧劲一掣，那郝四连个哎呀也没有能叫出，一颗脑袋便掉在革囊里面，那具尸体咕咚一声，便像一座小山也似倒了下来。中燕一抖手，收起革囊，悬在腰下，取出千里火筒，迎风甩亮，一照那腔子，见化骨丹已经吸进去，不由笑了一笑，又一跃上屋，迳回雍王府去。到了花厅上只见雍王、羹尧、中凤三人正秉烛围坐着，似在等着自己，连忙把手一拱道：“幸不辱命，现在仗王爷和年爷的威望，已将那郝四的脑袋取来呢！”

说着，一伸手从腰间摘下革囊，倒出那颗血肉模糊的脑袋，接着一说经过。雍王道：“那尸身倒在巷里，暂时不妨事吗？”

中燕笑道：“我那秘制化骨丹，慢说是一具尸身，便再有三两具，也只消半个时辰便成一滩黄水，不信王爷请看这颗首级便知明白了。”

众人一看那颗首级果然已经化动，不多时项下皮肉渐成脓状黄水。雍王笑道：“这血滴子的妙用，我是知道的，在刑台道上云小姐不是已经试过一次吗？现在要问的，是那具尸体是否能立刻化尽，要不然留在那里，岂不惹得附近居民大惊小怪。”

中凤笑道：“王爷这倒不消虑得，如以那化骨丹的效力而论，只消当时无人看见，不过两盏茶的时候，便可化尽，一到天明，就连痕迹也不易发现了。”

羹尧半晌不语，又看着那具血滴子向中燕道：“二哥这东西一共有几具，您能告诉我吗？”

中燕笑道：“这东西打造装制并不太难，只有两件不易。一件是那九口小刀非百炼精钢不行。寻常钢刀一着人头，决不能应手而折。第二是这口革囊，须用百年以上的蟒皮，还要涂上一种秘制神胶才行，要不然，一着化骨丹，它必随人头化去。前此曾用油绸，虽然轻软合用，但究竟不牢，直到我大哥无意中得到一条大蟒，才算完全成功，所以目前只有这一具合用。年爷问这个，是也想仿制一具吗？”

羹尧道：“我倒不仅想仿制一具而已，要是可以仿制的话，那就非

仿制数十具不可。”

中凤不禁愕然道：“你要这许多干什么？是打算开一家兵器铺，专门贩卖血滴子吗？”

这一句话说得雍王和中燕全笑起来，羹尧正色道：“女侠不必取笑，我是因为目前为了刺探各方消息，用人太多，有时又必须引用地痞混混一类人物，未免良莠不齐，鱼龙混杂，虽然暗以兵法部勒，令其在任事之初，先对天盟誓，一旦犯我条规，便须在刀绳药三般法典之下自裁，。但这批人终难免暗中泄露消息，卖主求荣，如果没有一个监察和立时惩戒的方法，使得这般人有所戒惧，威信一蹶便流弊无穷，无法收拾。所以打算选择功夫极好而又极可靠的人，编成一队，每日分头对这些人加以监督，明查暗访，只一获有铁证立刻除去，才足以杀一儆百，这般无赖混混也才带得住。这几日心中便盘算这事，此次女侠举家来京，王爷也已经把老山主和三位少山主全保准了职衔，再有女侠和马天雄、张杰、李飞龙夫妇，人数也许可以勉强够了。适见二哥所用血滴子倒正是一件神奇而又可以立威的利器。如果大家再夸张一些，把它说成来无影去无形的一件神物，简直和传说中的飞剑法宝一样，岂不令人更加可怕？所以才想仿造若干具，将来对付人便一律用这个东西。不过照云二哥这一说，可又不行了。”

雍王闻言，不住点头称赞道：“这是一个好方法，要不然，连我也有点顾虑到这批人，实在无法尽使束身规矩之中咧。只要能仿制，如果说到百练精钢，前此在堡中我不是也曾经说过，我府中藏有若干把上好倭刀缅甸刀吗？以我估计，便仿造个数百具也还足够。至于说到蟒皮，如果非此不可，我也可以派出人去，到云贵川广一带去收购，这并不是一件难事。”

中燕道：“只有倭刀缅甸刀可以改制，目前这几个人所用的蟒皮，我大哥那里所存的还可以够用。王爷只须将合用的刀差人送到我们堡中去，由大哥自己动手，包管不到数月便有十具以上的可以送来。”

羹尧笑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反正今夜我已无法回去，便请王爷索性将云老山主请来，我们就此将这一队人编好，王爷看好吗？”

雍王笑道：“云氏诸侠这次举家同来，又难得二哥也有兴致，今晚

我本想设筵作一个长夜之饮以资庆贺，却想不到那怪物一来，几乎将我这个尽欢的腹案打消。二哥既如此说，倒又恰好借此一乐，不过老山主初来，便以此事相烦未免太不当了。”

中燕笑道：“他老人家既然来了，又蒙王爷如此看待，焉有虚领职衔而不任事的道理？既然王爷有令，又是年爷的举荐，也不必再着人去，待我再去一趟，对家父说明，着他就来便了，反正我也得去更衣咧。”

说罢，便自告辞，向屏后走去。雍王闻言不由更加高兴，立命左右，在厅侧暖房，备酒伺候。再看那地下那颗人头时，早已化成一滩黄水，只剩下了一条发辫，忙命人打扫弃掉，一面招呼中凤羹尧到暖房入座，又命人取来文房四宝备用，中凤笑道：“王爷，我得先求您一下，这次编队可别把我编在里面！”

雍王不由愕然，接着又一笑道：“云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对此事还有不屑之意吗？老实说，适才我已想好咧，这个队如果编好了，这领队便请年二爷来担任，你这一来，岂不是有意和他过不去吗？”

中凤玉颊微赭，抿嘴一笑道：“凭我怎敢有不屑之意，不过，这是一个专以杀人为事的差事，如果再把我编入了进去，那不真成了道地的笑面罗刹吗？”

说着，一双妙目向羹尧一扫，转面又看了雍王一眼道：“所以我想请您两位把我免了比较合适。”

羹尧这才恍然大悟，不由笑道：“原来女侠又记起这个碴儿来，不过那是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而且为了这一句失言，我早向女侠谢过了，您为什么记性这么好呢？”

正说着，云霄已经携了中燕中鹤两人进来，笑向雍王和羹尧道：“适才燕儿已经把王爷和年爷的策划全告诉我了。老朽一家多蒙王爷恩遇，但有差遣，无不如命，虽然老朽年事已非，有些事恐怕虽欲竭力以尽犬马之劳已不可得，但如一旦真有缓急，即老朽所以报答王爷之时，还请不必顾惜，有事即便下委才好。”

雍王闻言看了他一眼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山主你错了，方才我命令郎相邀，虽有借重之意，但只在请老山主襄助指教而已，焉有行装甫

卸，即以这等事见屈之理？”

说着一面肃客入座，一面又笑道：“适才我已说过，今晚本拟奉邀老山主父子兄妹年二哥作一竟夕之欢，只因适有恶客来扰，以致几乎中止。现在的宵夜小饮，只是仍照预计而行，并非专为此事，纵有计议，也不过为此席谈助而已。老山主还请不必过于重视，否则反不能尽欢了。”

羹尧也笑道：“适才的事，^考虽久在筹划之中，^先实因适诛姜勇郝四两人才想起来。将来诸位少山主与女侠自然必在共事之列。至于老山主至多邀请参赞而已。羹尧虽然年少无知，^案焉敢妄引前辈为同侪，率尔以队员相加之理？”

云霄听罢，不禁瞪了中燕一眼，向雍王和羹尧笑道：“王爷和年爷都言重了。云霄既受王爷知遇于前，便当图报于万一，适才所言，纯系惟恐年迈力衰，或不免有遣误之处，所以才把话先向王爷和年爷说明，决无他意。您两位这样说，倒令老朽太惭愧了。”

说着，侍役已将酒肴送上，在火盆里重又添上了一盆通红的兽炭，虽在寒夜，登时室暖如春。雍王正在邀云家父子入席，中凤看了羹尧一眼笑道：“年爷，依我看，您适才和王爷商量的那个什么队，迟早要成的，不如这个时候，先把它弄好，然后再为吃酒也还不迟。要不然，我这二哥也许连酒都吃不下去呢。”

中燕闻言，脸上不禁有点讪讪的道：“妹妹你为什么老是放我不过？这个什么队与我无关，可是人家年爷想起来，您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咧！”

中凤嗔道：“我还能冤枉不成？要不是您一高兴，能立刻把爸爸撮弄来吗？”

中燕正待说什么，云霄又瞪了他一眼，笑向雍王道：“这都是老朽管教不严，所以小儿女竟在王爷面前斗起口来。不过王爷和年爷既有这个打算，事不宜迟，还以从速为是，何妨就趁这个时候先谈一谈呢？”

雍王闻言向羹尧道：“既是老山主和云小姐，全主张先商量此事，二哥何不不在此时，把这腹案对大家说一说，然后大家边吃边谈不也好吗？”

羹尧道：“其实这事，除器械和人选而外也没有什么可谈的。不过我因为目前布置和投效的人太多，为了保持威信才有这个打算。我的初意是现在这九城之中，已经成了九队人，每队数十百人不等，打算选拔出九个人来，分任各队的领队，专司奖惩监督之责，再由这九人另成一队，设一总领队以主其事，这样似乎纲举目张，办起事来要好得多。”

云霄点头道：“年爷对这已有的九队人，想必已用兵法部勒了，那原来各队有无领队呢？”

羹尧道：“原来本是有领队的，但是因为这些领队全由各队选拔出来的，目前这些人只能做到能和各队队员的联络，却无法真的统率各队员，所以才有这个打算。”

中凤听见从旁插言道：“那么，您是因为这些旧有的领队不行，所以才有这新的打算了，不过将来新的任事了，您又置这批旧人于何地呢？”

羹尧道：“这一点，我早想到了，那就是各队领队一仍其旧，在每领队之上，再加一个提调的名目，让这批新人去担任，其职权是对下指挥监督各队领队，对上又是总队队员，这样一来便更加运用灵活，指挥如意了。同时，各队领队，只许探报消息，决不许对外有所动作，而提调则秉承总队之命，可以断然处置，也就不患机密外泄了。”

云霄笑道：“这样一来立法可谓至善，不过这总队人员，非功夫极好，机智绝伦，人又极靠得住才行，却不可滥竽充数，否则一人失当，全队俱败，那就难说了。”

羹尧笑道：“武功机智自所必备，至于靠得住与否，那就看总队的运用如何了。老实说，各队提调固可以监视领队和那一队的队员，那领队和队员也未尝不可监视提调，只要有我们这几个人做骨干，还怕他飞上天去？”

中凤不禁看了各人一眼，目光向羹尧一扫笑道：“依我看来，既如此说，这总领队一职最好由王爷亲自担任，其余各人分任总队队员，兼领一队提调比较适合，要不然可不大好。”

雍王笑道：“这又是什么道理？我早说过了，这总领队是由年二哥

担任，难道云小姐还不服吗？”

中凤脸上微红道：“王爷又取笑了，我是因为这总领队职权太重了，年二爷虽然才华盖代，名震江湖，总不如王爷的神武睿智，为求与事有益起见，所以才这样说，焉有对年爷不服之理！”

羹尧也似有所悟，立刻站起身来，躬身道：“女侠这话实在言之有理，而所见更为远大。如有总队之设，这总领队一席非王爷自兼不可，否则此刻无妨，将来一经扩展，便非羹尧所能统率了。还是请王爷自任总领队为是。”

雍王半晌不语，忽然看着中凤笑道：“云小姐你真聪明绝顶，看得便更远更大。不过，可惜只看错了一点。我固非忌刻一流人物，便年爷对我也赤忱相处，彼此又是至亲至戚，难道你还怕我将来对年二爷有什么猜疑吗？这也关心太过咧。”

中凤不觉满面通红，微嗔道：“我是就事论事，王爷为什么又开起玩笑来？您自己想想看，不说别的，只凭威望身份，您不比年二爷要高得多吗？您两位便和一个人一样，我为什么要关心谁咧。”

雍王哈哈大笑道：“适才我原是取笑的话，云小姐不必介意。不过云小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这总领队一职，我之所以必须要请年二哥担任的，除了因他特具将才，非我所能以外，还有一项苦衷，那就是我这昆季之间，对我疑忌最甚，如果由我自任领队，一旦泄漏便不可收拾。由他任领队，即使外间稍有所闻，我还可以代为粉饰一二，这实在是一个实情，并非云小姐所见不到，也非我有意卸责，再过些时你就明白了。”

说罢又向羹尧道：“现在诸事均已计划妥当，二哥决不可再行推诿了。这总领队一席，还是由你勉为其难，再烦云老山主兼任总参赞以备随时咨询，其余九队提调，除烦二哥兼任第一队提调而外，可由三位少山主、云小姐、马天雄、张杰、李飞龙、张桂香各领队一队，便人都全咧。”

云霄连忙谦逊道：“这是王爷的恩遇，老朽决不敢推辞，不过一队总共只有十人，老朽一门倒占了五人，再连那张杰算上，几乎是半数以上了，这样一来恐非所宜。还望王爷在这府中选拔几位，把中凤、燕

儿、张杰三人替下来才好。要不然老朽初来，便蒙特沛殊恩，岂不有遭外间物议！”

雍王笑道：“我意已决，老山主不必再为客气。如论人才，此数人中实以李飞龙最弱，将来只有等有人接替再为更调，至于三位少山主和张杰都是一时之选，岂可更动？再说到云小姐，那更是本队将来的一员大将，如要将她换了那还找谁去？”

中凤不由一笑道：“照王爷这样说，大概将来这总领队一职，也许要由我担任咧？”

雍王笑道：“将来二爷如果另有要职，不能兼顾时，还愁不来请教云小姐吗？只是到了彼时，却不许推辞呢。”

羹尧也笑道：“女侠如果有意俯就，我便就奉让如何？”

中凤白了他一眼道：“王爷取笑罢了，怎么年爷也说起笑话来？我如能当上总领队，将来还作个女元帅呢。”

雍王见羹尧碰了一鼻子灰，不由笑道：“这事我们暂不说它，不过这个队伍一天一天扩大起来，虽然是暗中进行的，也要有个名目才好，至少也要有一个暗号，要不然岂不成了无名氏咧？到底用什么隐语暗号才合乎实际呢？”

云霄笑道：“王爷龙飞九五指日可待，何不就叫飞龙二字？”

雍王摇头道：“这个不妥，一则易为人知，二则传出去也大触时忌，最好能隐晦一点，使外人就听了也莫名其妙才行。”

中凤笑道：“如须隐晦而又使人不易知道，最好莫如就用血滴子三字，岂不既合实际，又令人莫名其妙。”

雍王不禁拍手叫绝。羹尧也道：“这个名字，再适合不过了，以后我们不妨就以此为暗号。至于方才云老山主的话，也未尝无理，江湖上，各处著名人物行事不全有个令子吗？我们今后也须有个信物，过去我虽用一颗铁莲子或铁蒺藜来传令，究竟不太大方。我想再请王爷按天地人铸上三块金牌，上图潜龙待跃之状，题名就叫潜龙令，也可以说是一件饰物。再说，潜龙二字，用之于现在也比较得当，王爷以为如何？”

雍王点头称善，于是便这样决定下来，并由雍王本人提笔将所商

记录下来，为了庆贺血滴子的成立，真个作了一个长夜之饮，从此血滴子三字，便成雍王争储夺嫡一项极有利的工具，也成了羹尧功名事业的开始。

第二天，羹尧因席散已是天色黎明，本待就在雍邸小睡一回，再行回去，谁知一夜兴奋之余，再也睡不着，只觉得四肢有点发酸，心想如能到后园稍吸清晨清新之气，再练上一趟拳也许会好些，便索性不睡，信步向后园而来，捡一个花树丛中，先面对东方，吸了几口清气，用五字诀当中的呼哈两字功夫略一清理脏腑便练起拳来，才将一套长拳练完，忽听有人在身后悄声道：“师哥，您已风云际会快是飞黄腾达的人，每天早上还忘不了练功夫吗？”

再回头一看，中凤正扶着一株花树亭亭玉立的含笑站在身后，不由收拳先向四面看了一下然后笑道：“师妹，你也未曾入睡吗？自从您到这北京城内以来，直到现在尚未能详细一谈，还望见恕才好。”

中凤抿嘴一笑道：“奇怪，这一次我到北京城里来，您为什么份外客气起来？前天在崇文门初遇还有一说，今天再这样说就嫌过份了。”

羹尧也笑道：“古人常说礼多人不怪。何况本来是我应该向师妹谢过的呢？”

中凤闻言，一双澄如秋水的妙目一转，那目光在羹尧脸上一扫，微笑道：“师哥，您先别向我谢过，我还得先向您贺喜呢！”

羹尧道：“我有何事可喜，也值得师妹向我道贺吗？”

中凤把头一摇，连声娇笑道：“要问这个，那可多着呢。第一您风云际会已经作了王府的上宾，富贵指日可期。第二您已经内结椒房之宠，和王爷成了郎舅至亲。第三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的总领队……”

说着回头略一瞻顾，又娇笑着伸四个指头道：“万一这个主儿作了皇上，您还不是出将入相，封王封侯全是意中事，岂止肘后金印如斗而已。这还不值得一贺吗？”

说罢笑容微敛，睁大了一双妙目看着羹尧，羹尧闻言不禁面红耳赤，脸上有点热热的，正色道：“师妹，怎么您也说起这话来？难道您也不知道我的心迹吗？”

说着也向四周看了一看道：“您所说的，虽然件件皆是实情，但除